

## 亲情

暖聚焦

◎高山

上世纪70年代初,她十来岁。背着年幼的弟弟,手提饭盒,从学校到家门;穿过狭长的弄堂,踩着不平又不时溅起脏水的石板路,涨红着脸,气喘吁吁。没有怨言,吃着碗里的饭菜,扶着弟弟的摇篮,还能对着大人笑。冬季,敲开薄冰,洗着满盆的脏衣,小手冻得僵硬,吹一口暖气赶回家。看着竹竿上晾晒的衣衫,听到老屋内传出弟弟的哭叫声,疲惫顿消。她拿着用废品兑换的糖果,让弟弟的小嘴舔了又舔,弟弟那贪图的小手有时会抓破她那打补丁的衣服。没有委屈,那是一种无私的爱。

读书成为奢侈的愿望,她作为妈妈的帮手度过那些艰难岁月。夏天,生起煤炉,烟尘呛痛了咽喉,眼泪溢出了眼窝。弟弟摆弄着玩具,奶声叫唤,那是一种幸福的感觉。就像每次把舍不得吃的东西塞进弟弟的嘴里。

黎明即起,听着墙门外的摇铃声,赶紧拎起马桶或是满满的垃圾。像是吹响了集结号,她那幼小的身体挤在人堆里,唯恐错过。当她轻松地回到家门口,总能见到弟弟在那里傻笑。星星上挂,洗碗、扫地、擦桌椅。小伙伴叫唤着一起玩,她抱起弟弟躲猫猫,但是,最终被发现的总是她们姐俩。大人们纳凉、下棋、摇着蒲扇,她却哼着老掉牙的小曲,哄弟弟睡觉。由于父亲在外工作,交通不便,回家甚少。母亲独自看家又要挣钱,自然生活的重担压在了她的身上。

散乱的秀发开始整齐,她偶尔会扎根亮丽的橡皮筋。当雨季来临,背着弟弟上幼儿园,撑着油布伞,雨珠飘打着脸。弟弟却哭闹着要回家,她那颗怜爱之心总是那么揪痛。舍不得离开,让她的脚步沉重。匆匆来到学校,躲开老师责备的目光,课本上的字句似懂非懂,她是挥不去弟弟

那不安的身影。

读初中了,开门办学把少男少女送到农村、工厂锻炼。集体生活,有时很快乐,劳动之余,特别是晚间,人静寂寞时,想得最多还是在城里上学的妹妹。毕业后,她去了工厂,拿到的每一分钱都需负担家庭,弟弟上学了,妹妹还在读书。暑期,她守在河埠头,看着弟弟在河里游泳,嬉闹之中她得防着弟弟被人欺负,回家的时候弟弟会帮她背拖把布。为了好日子,她在街上卖过被面、水果。数着几元钱的利润,幸福得掉眼泪。

弟弟长大了,第一次与女朋友约会还是她陪着去的。弟弟的家庭和工作都倾注了她的心血,仿佛还在背着他摸索前行。岁月流逝,她也离开了工作岗位。做姐姐的就像是灯塔的守望者,希望让亲情延伸到下一代,希望大家的大船能够安全地航行。但是,就为了一点财产上的争议,姐弟关系陷入了困境。饭局上弟弟掷杯子,她气得直骂他没良心。矛盾的升级使得姐弟中断了联系。望着那静静的天空,每每回忆昔日亲情,伤心之余还是记挂着对方。

秋风渐紧,落叶遍地。年迈的母亲不小心摔坏了手臂,子女们焦急地送往医院。那一次姐弟通了电话,在医院相遇的那一刻,姐姐充满着爱意和莫名的伤感。在她的目光中读到了弟弟那久违的情感。弟弟叫一声姐姐,还问起她的身体近况,小时候那种甜蜜的笑又回到了他的脸上。她突然感觉到曾经发生过的事只是浮云,或者说是一种误解。她们依然是姐弟。在他眼里她真能成为《背影》中的背影,如此理解,亲情才有了生命力。

重阳节来临,她组织大家庭成员去风景区度假,其乐融融。从父母爽朗的笑声里,他们感觉到了亲情的价值。她和他似乎在大自然中释怀了。合影留念,她把弟弟拉在身边,他把手轻轻地搭在了姐姐的肩膀。仿佛阳光穿透了雾霾,一丝丝温暖在人间。

## 宁静之美

意之境

◎毛汉民

有一乡下的亲戚来家里,说城里什么都好,就是耳朵边总是“嗡嗡”响,夜里睡觉都不踏实——这就叫“市声”吧,城市里特有的声音,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间断。久居城市的人,闻久了这“嗡嗡”的市声,不以为意,但是乡下人习惯了山野的宁静,乍闻这声音是会搅得心神不宁。城市里难觅宁静,如今要享受宁静,可能只有走向乡野了。

假日里,曾去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逗留了几天。金秋时节,碧空飘浮着淡淡的白云,苍翠的山林点缀着色彩斑斓的霜叶,清亮的溪水在布满卵石的溪床间潺潺流淌。田里的稻谷已经可以收割,那些黄澄澄的稻谷,落日余晖里,随着晚风吹拂,泛着金色涟漪。空气里飘散着秋收季节特有的混合了成熟稻禾及草木清香的气息。偶有山风掠过,吹动头上的树叶瑟瑟作响,山野空旷而幽静。

不过要说静,最静的还是山村的夜晚。山村的人们晚上睡得早,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周围已经没有声响。关了灯,窗里窗外一片漆黑,我一个人盘腿坐在床上,任自己沉浸在这如水的宁静中。真是太静了,惟有呼吸声伴着自己,此时如果有一枚针掉到地上,一定可以非常清晰地听到。

屋外的小路有夜行人走过,“啪哒”,“啪哒”的脚步声,从远到近,又从近到远,渐渐消失在夜的沉寂中。远处,偶尔响起几声狗吠声,让人想起王维的句子:“深巷夜犬,吠声如豹。”在这无

边的静谧里,我的心犹如一湖清波,慢慢地,由躁动而趋于平静,继而变得澄澈明净,那些莫名的烦恼,像迷雾一样消散,心灵的视野,在黑暗中变得辽阔而深远。在这澄澈的心灵湖面,似乎有一种新的力量在重新积聚。

沐浴在宁静中,我的心异常的熨帖,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那宁静淳朴的小村。年轻时的我曾经那样想方设法逃离土地,逃离农村,奔向繁华的城市,追逐瑰丽的梦想。到如今,秋霜侵鬓,才发觉惟有远离城市,回到乡野,我的心才回复宁静,回复纯净的喜悦。

我在想,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我们都是属于山野的,我们的根在泥土里;也许,只有当我们涉过岁月的风霜,穿越人世喧嚣的声浪才会发现,宁静才是心灵最美妙的音乐。

有所思

## 复旦大学纪行

◎张欣宁

回到宁大的校园继续忙碌的时候,我蓦然发现,那四个月的复旦大学交流生活真的远去了。没有了校园夹道繁茂的梧桐,没有了人头攒动的讲座教室3108,没有了早上6点去相辉堂大草坪跑步的早锻炼,没有了拎着洗澡用的小篮子穿过光华楼风洞去公共浴室的日子……一切都远去了,复旦还是那个复旦,我却已不再是那个我了。

去复旦大学交流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,宁大去外校交流学习的机会那么多,但我只钟情于复旦。历经周折来到复旦大学之后,我庆幸自己的等待得到了回报。

“自由而无用”是复旦人引以为傲的灵魂,我有幸在这一个学期的交流学习中浅尝了这五个字的深意。

虽然已经是二大的学生,但对于陌生的校园,我就如同一个初来乍到的新生。没有了在宁大的社团活动和班级活动,复旦丰富的讲座资源就成了最好的课余生活内容。第三教学楼的3108教室是复旦人尽皆知的讲座教室,这个老旧教学楼里的教室看上去与其他教室没什么不同,白天用来上课,但夜幕降临以后,它就如同黑夜中一颗闪亮的明珠,吸引着无数人慕名前去。这里头,既有莘莘学子,也有已经工作的上班族,甚至还有退休了的长者。最早美国里根总统来这里演讲,之后每个星期这个教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讲座,大师云集。在这里我像复旦学子一样,大多数时候抢不到座位只好挤在门口或者趴在窗台上,聆听名师的讲座,感受思想的碰撞和观点的交锋。聆听着哲学王子王德峰、中文系大师陈思和、主编英汉大词典的陆谷孙的讲座,我能感受到文史哲受到的高度重视,甚至是理工科院系的学生对文史哲学科的尊重与热情。

我在复旦选了几门课,有专业课也有公共课。平心而论我喜欢大多数课程,但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不会被大多数人重视的毛概课(指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)。这个年轻的非政教专业的女老师,一开始只带给同学们质疑,质疑她年轻、学的又是经济学,如何能讲好一门被认为枯燥乏味的毛概课呢?可这一个学期的经济学式的毛概课带给了我许多启发,而且不仅仅是经济学方面。最后一节毛概课结束的时候,老师说了三个单词作为寄语:sorry, thanks, wish。这个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经济学女博士赋予了这门课更好的意义——无论有怎样的出身或者曾经,也无论将来怎样,都不要忘了最初的甚至是幼稚的那个梦想。她就像我们这迷茫又固执的一代的先行者,告诉我们什么是背井离乡的勇气,什么是挑战自我的坚忍,什么是高于物质的追求。

因此现在的复旦人一如他们博学笃志、切问近思的前辈,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教学楼,都有他们勤学苦读的身影。我遇见过饱读诗书的医科生,看到过凌晨2点仍灯火通明的3108教室,还有阅览室外对着电脑上的PPT激烈讨论的学生。时至今日我仍怀念这一切,怀念这一切给我带来的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素养。

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在2011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说道:“或许,乍一看来,你们在复旦学习的东西很多都看似‘无用’,但我要说,很可能复旦给你们的东西很多都看似‘无用’,恰恰是最神圣的、最尊贵的精神价值。”抛开了教科书和听课笔记,忘记了为考试所牢记、所背的一切,剩下的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,剩下的东西才真正能够被称为是教育的。对于复旦,这剩下的东西应该就是“自由而无用的灵魂”——自由而严谨,真诚而脱俗。复旦校友李泓冰女士解释说:“所谓‘自由’,是思想与学术、甚至生活观念,能在无边无际的时空中恣意游走;‘无用’,则是对身边现实功利的有意疏离。”

所以说“自由”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目无法纪,“无用”不是虚图其表也不是专攻一面。快要离开复旦的时候,坐在光华楼高高的台阶上,看着草坪上静静看书的学生、弹吉他的学生、穿学士服摆出各种造型的学生,忽然觉得,也许真的只有复旦这样的地方,才能滋养出这样自由而无用的灵魂。

总第 5742 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 配图 沈欣

